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呂赫若

作者：李笙帆

書名：呂赫若

作者：呂赫若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8月初版第五刷

### 本書摘述：

本書收錄了呂赫若的小說，有〈牛車〉、〈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譚〉、〈萍踪小記〉、〈女人心〉、〈逃匿者〉、〈鄰居〉、〈玉蘭花〉、〈山川草木〉、〈風頭水尾〉、〈冬夜〉共十一篇，有張恒豪為之作序，書末有葉石濤、施淑的評論及呂赫若小說評論引得和生平寫作年表。

〈牛車〉敘述靠家傳牛車搬運貨物養家活口的楊添丁，被貨運汽車斷了生路的經過，老婆阿梅先是把兩個小孩丟在家裡，到甘蔗田和波蘿罐頭工廠打工，最後甚至出賣自己的身軀，而楊添丁則是鋌而走險摸黑偷鵝，雙雙走上生命的絕境。

〈暴風雨的故事〉描述地主寶財對佃農老松的欺壓，老松的妻子罔市在十九歲那年被寶財玷污了，只因害怕田地被收回去而忍氣吞聲，任寶財予取予求，然而寶財並不顧情分仍繼續恐嚇威脅。最後罔市上吊自殺，而老松也敵不過心中憤怒殺了寶財，雙雙悲劇收場。

〈婚約奇譚〉描寫沒落家庭的美麗女子琴琴被迫與出身富有家庭的紈袴子弟明和相親結婚，琴琴是讀完六年公學校的知識份子，憎恨封建思想，不甘心就這樣過一輩子，因此逃家找曾經一起研究馬克斯

主義的朋友春木與瓊芳幫忙，最後琴琴考上了護士自立更生，選擇了自己的人生。

〈萍踪小記〉敘述一直無法懷孕生子的妾一淑眉悲慘的命運，自己已被傳統思想所禁錮，認為沒有懷孕生子就一無所有，嘗試了各種方法後仍舊失敗，最後得到胃癌、抑鬱而終。

〈女人心〉敘述舞女雙美和失業男子白瑞奇的愛情故事，雙美奉獻一切賺錢養家，並堅持不賣身。然而無悔付出卻換來絕情對待，瑞奇最後敵不過金錢誘惑，與富有寡婦結婚，雙美遂自暴自棄開始賣身，並發願要她與瑞奇所生的女兒將來也做「婊子」，再宣傳她是白瑞奇的女兒來作為報復。

〈逃匿者〉描寫出身望族的慶雲，有著吸食鴉片敗光家產、不關心自己血肉的父親，背叛自己的淫婦及破壞家庭的繼母母子，最後只有抱著唯一的兒子逃離家中，尋求活下去的意義。

〈鄰居〉描寫無法生育的田中夫婦對擁有孩子的渴望，他們硬是把非親生骨肉的鄰居孩子民兒當成自己的孩子，全心全力照顧。然而，民兒的親生父母並未和田中夫婦達成過繼協議，田中夫婦仍執意帶走民兒，到台北居住，結局十分弔詭。

〈玉蘭花〉敘述作者及家人和日本人鈴木善兵衛的相處情形，鈴木善兵衛沒有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欺壓心態，反而十分友善，帶給讀者許多省思。

〈山川草木〉述說出身富裕家庭的寶蓮，原本擁有美好的未來，到東京學習藝術將成為藝術家，然而卻因父親驟逝，寶蓮不敵繼母，只好帶著弟妹到鄉下投靠舅父，這轉變卻讓寶蓮體會到「山川草木」的美，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

〈風頭水尾〉描寫徐華受雇於洪天福，到一處「風頭水尾」的農田耕作，雇主洪天福沒有頭家架勢，並以身作則的開墾這不良的土地，影響了徐華，決心好好耕作，不向大自然低頭。

〈冬夜〉敘述彩鳳的悲慘人生，離婚兩次，第一任丈夫木火當兵未歸、生死未卜，第二任丈夫傳染梅毒給她，還認為是妻子傳染給自己，因而與彩鳳離婚，最後彩鳳被持槍警察誤射而死。

### 心得評論：

從作品的主題來探究，便可以知道作者在寫作上所關注的事物及內心所要傳達的意涵。在呂赫若的小說中，表現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控訴、封建父權對女性的限制、無產階級的悲情、對大自然的關愛及對人性的期許。

#### 一、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控訴

日本殖民始於西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後，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日本取得台灣，隨即設立台灣總督府，展開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在這五十年被同化的過程中，逐漸一步一步的喪失所有獨立國家人民生來就具有的基本權利。這種外來政權強加於殖民地台灣的霸權，使得台灣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在呂赫若的小說中，表達了對殖民統治的憎恨，如〈牛車〉中，主角楊添丁一再提到憎恨「大人」（殖民政府的統治執行者）和機器（如汽車、精米機），事實上是反對所有無形的「日本殖民」。文中提到：「在生活上面，不得不頑強地和某種同自己們離開了的眼睛看不見的壓迫搏戰下去，這使他們心焦。」楊添丁甚至破口大罵：「近年來越法被推進了不景氣底深坑，那是因為被混蛋汽車所壓迫……他媽的，混蛋機器，是我們底強敵」，呂赫若藉由對「大人」、「機器」的日本人事不滿，事實上是憎恨無形的「日本殖民政策」。

然而，呂赫若也表現了對日本人統治的矛盾情節，台灣人雖被日本人殖民，卻不得不佩服日本機器。文中提到：「不但是牛車，從清朝時代有的東西，在這樣的日本天朝，都沒有用。看那個放尿溪的水

車，從前我家底穀都是拿到那裡去做米的。但有了這樣的精米機以後，那就沒有用，……日本的東西實是在可怕的。」單純的農民認為日本的東西搶走了我們的生機，但卻又心存敬畏、不得不佩服。時至今日，目前的台灣社會隨處可見日本殖民留下的痕跡，如鐵路、建築、守時觀念……等，日本殖民雖然帶來痛苦，但也帶來了科學與進步，這是被殖民者的矛盾情結。

## 二、封建父權對女性的限制

傳統的女人總是居於弱勢的，必須謹守三從四德，所謂「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死從子」，女人的一生都不能自主，只能服從、聽從著父命、夫旨和子意，做個孝女、賢妻和良母。在呂赫若的小說中，真實的揭露了封建父權對女性的歧視。如〈婚約奇談〉中，琴琴被迫要與富有卻人面獸心的明和結婚，完全沒有選擇權。

又如〈暴風雨的故事〉中，老松的妻子罔市，在毫無抵抗力之下被地主寶財玷污，事後又警告罔市：「今晚的事不准說出去，要不然的話，我就把你家的田統統收回！」罔市曾宣洩不滿的情緒，到寶財家抗議，文中提到「而罔市這回真是拼了命，他狠猛地咬了寶財一口，兩手朝對方身上猛捶、猛抓，嘴裡撕肝裂肺地叫罵不停。」然而縱使聲嘶力竭，也不能改變什麼，無力對抗的罔市，最後自己結束生命、上吊自殺。〈女人心〉中的舞女雙美，將身心錢財都奉獻給白瑞奇，只期盼能夠與瑞奇結婚，擁有穩定安樂的家庭。但這小小的夢想卻無法實現，同居六年加上為他生了孩子的感情，敵不過金錢的誘惑，在一夕之間變了樣。在父權體制下，男人可以隨意拋棄女人、毫無損失，但女人則浪費了青春、背負了罪孽，往往無法再過正常的生活。

〈萍踪小記〉中則藉由淑眉的遭遇來反映女人在婚後所承受的傳宗接代壓力，淑眉是妾，卻一直沒有生子，反觀大老婆生了三個兒子，在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對她鄙視欺壓。淑眉曾自暴自棄說：「我還是留在那狹隘的小屋子裡，徹夜飲酒作樂、狂歌酣舞才比較快樂。然

後一輩子在那裡腐爛、死去也就罷了。」也曾不甘心的說：「為什麼只有我？為什麼別的女人都會生兒子，就只有我不會？」甚至不惜與姪兒發生關係，要證明自己能不能懷孕，然而，她到死前都沒有懷孕。〈萍踪小記〉充分表現了女人婚後所承受的極大壓力，而這都是父權體制下對女人的禁錮。

呂赫若小說中深刻的描寫封建父權體制下對女人的欺壓，雖然不是身為女性，但卻替女性悲慘的命運發聲，揭露這不合理的傳統思想。

### 三、無產階級的悲情

無產階級沒有田地、房地產和財產，只能夠聽天由命，過一天算一天。呂赫若的小說中以人道關懷的方式呈現了這樣殘酷的一面。

〈暴風雨的故事〉中，佃農老松靠著寶財的田地生活，然而寶財卻不顧人情，儘管暴風雨將農作物毀損，老松低聲下氣的懇求，他還是堅持要收佃租，甚至大吼：「渾蛋！你們以為有興農倡和會的條款替你們撐腰是不是？馬鹿野郎（日人罵人詞）！既然這樣，好！我就讓你們搞清楚條款是怎麼規定的，你們聽著……不繳佃租者田一概收回。既然大家都不願繳租，就不要怪我翻臉無情！」而老松妻子罔市被寶財玷污，老松時常伺機潛入罔市臥房，對他百般需索，也會以地主身份來威脅她：「妳如果聽命於我，我倒可以寬大為懷，無限期地讓你們耕作那些田地，若不肯呢，就別怪我不客氣。你們要告我也要白費力氣，我兒子在內地的大學裏讀書，專攻法律。妳是聰明人，不會不知輕重吧？」老松和妻子罔市就這樣被欺壓、榨乾，然而什麼都沒有的他們，也只能默默承受，沒有絲毫反擊的力量，只能靠自己的勞力替頭家工作，換取微薄的生活費過生活。

〈女人心〉中，瑞奇算是讓雙美養的小白臉，當有錢的寡婦送上門來，此時麵包重於愛情，瑞奇辜負了雙美的情意，海誓山盟已成空，瑞奇向金錢妥協，這是資本主義拜金的結果。呂赫若在小說中反映無產階級的悲哀，使讀者瞭解社會真相。

#### 四、對大自然的關愛

呂赫若除了愛護台灣這片鄉土、疼惜台灣人民外，他也把愛的觸手伸向大自然。如〈山川草木〉中，寶蓮原本是個上流社會的女子，文中形容「她二十歲，雖然還是個音樂學校的學生，卻住在神宮外苑附近的女子專用的高級公寓，經常整齊地穿著優雅而走在流行尖端的洋裝。……我在玄關剛看到寶蓮小姐時，還以為他是個明星呢。」這樣一個富裕家庭出生，原本有著崇高的理想，將在日本求學並成為藝術家的美麗女子，最後因父親去世，繼母不願讓她繼承家業，她只好帶著弟妹到鄉下投靠舅父。原以為人生就此失去意義的寶蓮，卻在大自然的山川草木中找到真正的價值。她曾感嘆的說：「當我放棄音樂時，我是很悲哀的。一切都變得那麼黑暗。不過，我在此生活了一陣子，我已知道我是錯了。」她認為「這種生活（田園生活）本身就是美。您想，我們是不是有過這種生活呢？我們不是整天嚷著人生、藝術、學問，而忘掉了更重要的東西，獨自在那裡打轉？您看那些山也一樣，數十年，數百年，一動不動，美麗地活在那裡。和這一些相比，我們這些人，出乎意料地，都是夢遊病人吧。」呂赫若利用強烈對比的手法，以寶蓮的際遇表現了繁華都市和幽靜鄉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給讀者莫大的省思，帶領我們去領略山川草木的美、體會無欲無求的田園生活方式。的確，人生不一定非得汲汲營營、求名圖利，隱身在大自然中，和山川草木共同生活，這又何嘗不美？何嘗不是人生的價值呢？

〈風頭水尾〉中描寫到一塊田地：「這條河流是唯一的淡水，也是生命的泉源。可是這裡是最下游，……所以水量才這麼少。可是風呢？恰恰相反，這裡是風頭，所以才這麼惱人。這就是俗話說的風頭水尾，也是最糟的農耕地。」但他的頭家洪天福卻不放棄這塊地，把它開墾出來，徐華不禁讚嘆：「洪天福先生實在是了不起的人，能夠把這樣的地方開墾出來。」原本一片荒蕪砂地、沒有一草一木，加上

風勢強勁，風雨一來，搭建的簡陋竹屋就倒塌了，洪天福不氣餒，和工人們一起努力，終於讓這塊土地恢復了些許生機，這樣勤奮不懈的態度也感染了徐華，不再聽天由命，勇敢的上工。呂赫若的這篇小說中，原本「風頭水尾」的最壞之地，經過人們努力不放棄的開墾之後，仍然可以成為良田。大自然現象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只要人們能夠對所處的自然環境付出關愛、實踐行動，就能夠有所得。

#### 五、對人性的期許

日本人統治台灣，擁有土地、擁有權勢、擁有一切，對待台灣人民也不友善，因此台灣人民對於日本人總是敬而遠之，甚至厭惡。呂赫若的小說中雖然控訴日本殖民，卻也曾提到友善的日本人，在〈玉蘭花〉中的鈴木善兵衛就是一例，描寫孩子們第一次見到鈴木善兵衛時：「我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站住，擺出了隨時都能拔起腿用最快的速度跑開的姿勢。……尤其我狠命地抓住哥哥，一時間竟然忘了瞧一眼可怕的人的面孔。」甚至說：「才不，日本仔，好可怕呀。」這樣的描寫將台灣人認為日本人可怕的潛意識充分的表現出來，然而鈴木善兵衛不但親切和藹，甚至還讓孩子們騎在他的肩頭上、說故事給孩子們聽，顛覆了大家對日本人的看法。呂赫若藉由這篇小說表達了他對人性的期許，即使是殖民統治者，也可以是友善的，不必如此兇惡。

又如〈風頭水尾〉中，描寫地主頭家洪天福：「他也是農人，跟我們沒有半點不同。一年生產有幾十萬圓，本來應該有兩三輛自用車才是，可是人家就是沒有有錢人的架子，而且和窮苦農人一樣，穿上短褲，光著上身幹活。」一般的頭家都像〈暴風雨的故事〉中的寶財一樣，擺架子、自私自利，更對佃農壓榨剝削，呂赫若創造了一個對比的頭家，期許人們能找回純真善良的本性。

#### 結語：

呂赫若跨越了兩個時代，他的作品記錄了戰前、戰後台灣在日

本、祖國統治下的兩種經驗，從處女作到負笈東京止，他以小資產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殖民地及半封建社會的矛盾，冷靜敏銳描述農民疾苦，農村經濟破產所發生的悲劇，鄉村知識青年的苦悶及婚姻問題，女性命運和宿命性格。

呂赫若的小說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觀察事物的穿透能力，它總是能很清楚的看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環節不能相扣的關鍵，看到地主與佃農內部的間縫，冷眼看清渡海來台漢人迷信傳統，洞察家庭、婚姻的問題。在呂赫若的小說中，他只想平實、自然的呈現自己的感受，描述自己的時代。他的小說中真實的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農業社會和農民生活，有《呂赫若集》（前衛）及《呂赫若小說全集》（聯合文學）出版。

總結他一生創作，以反封建、控訴日據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家庭組織的病態為主，同時對女性題材有深深的關懷，尤其凸顯了政權更迭之際社會的面貌，人們所承受的巨大衝擊。透過呂赫若小說的創作，我們多多少少可以捕捉到台灣民眾的心靈、生活活動，勾畫出時代、社會與歷史的面貌。